

◇ 负笈记 解良专栏



解良,辽宁人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小说、散文作品见《小说月报》《北京文学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小小说选刊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草原》等期刊。出版小说集《兴京街》、散文集《赫图阿拉的月亮》等。现居北京。

外孙女喜欢小动物,曾经想养狗狗,小兔子,因家人没时间伺候,没有满足她。我们住在六楼,楼道通风窗与街边的树近在咫尺,常有知了,蜥蜴,小鸟从楼道通风窗误入走廊。有一天傍晚,一只绿色的小鸟误入走廊怎么也飞不出去了,我想抓住它将它从敞开的通风窗口送出去,小鸟东撞西撞飞不出去,又抓不到它。外孙女喊,别抓了,你吓着它了,它会撞死的。我见小鸟飞到窗沿停下,便停止抓捕。外孙女说,快关灯,让它自己待着吧。我关掉走廊里的灯,我们回到房间,不敢再出来惊动小鸟,想让它找到敞开的窗口自己飞走。隔天早上,外孙女早早开门一看,小鸟不见了,窗外是湛湛湛的天。

六月里,全家去海淀公园游园,我邂逅了一只像“蜂鸟”的鹰蛾,追着它拍了好些片子。外孙女第一次收获了小宠物,三条小河鱼。有年轻人

◇ 门前草木 毕亮专栏



毕亮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1985年生于桐城市某乡村,现居伊犁。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如看草花:读汪曾祺》等四部。曾获第四届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。

杨树(以及柳树)插枝可活。因为易活,便随处可见,不堪大用。在村人眼里,算是比较贱的树木,以前就任其长着,枝枝丫丫都砍下来当柴禾烧了,枝干越长越大。近年来,有人开着农运车走村串乡,收购木材,杨树像是被重新发现,都倒在电锯之下,余下根系,第二年春天,又发出许多枝条,任由它们生长。杨树真贱,命也真硬,怎么样都能活。沙漠里都能活,而且活得那么久,沙漠里的杨是胡杨。

小仓鼠球球

用小网在水塘边捞小鱼,外孙女就蹲在一边观看,叔叔见她喜欢,就送她三条小河鱼。不过,三条小河鱼被带回家放进小鱼缸里,便由姥爷姥姥替她代养。到秋天的时候,三条小河鱼已经长到两寸长。

中秋节前的一天,我在国家图书馆买了一本法国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,然后到幼儿园接出了外孙女,老师说,等一下。送过来一支笼子,这是什么?外孙女说,球球。原来老师在班里养了一只小仓鼠,名叫球球,放在教室一角,培养孩子们关爱小动物的童心,每天轮流给它喂食,观赏它。周末和节假日,老师会指定一个孩子(全班排号)将球球带回家养三天,上学时再带回幼儿园。这一次轮到外孙女拿回家养,她高兴坏了。我拎着笼子向外走,一个小男孩追上我,自豪地说,下周球球该去我家了。可见孩子们对球球的喜爱。

球球到了家,外孙女忙得不亦乐乎。老师已给球球带了鼠粮,她一会用自己储钱罐里的钱给球球买蔬菜、水果、小虾干、面包虫,一会指导家里大人如何给球球喂水。这三天,家里好像住进一位小客人。外孙女出去玩,叮嘱姥爷姥姥将球球照看好。球球住的是二层小楼,中间是洞式回廊,它睡在厚厚的松软的木屑里,上上下下玩耍,逗人喜欢。遗憾,球球离开我们家后不久,北京传出两名患者染了鼠疫,幼儿园要求将球球处理了,怎么处理的没有告诉孩子们。外孙女一直以为老师将球球拿回家自己去养,不时还会惦记它。

国庆假期,一家人要外出旅游,来回要七八天时间,家里的三条小河鱼没人照料,没人喂食没人换水,恐怕会死掉。我们就与外孙女商量,经她同意,我们又一起去了海淀公园,将三条小河鱼放回湖水里,目送着它们在秋日的莲花下游弋而去。

杨 树

出门在外十几年,跑的地方不算少,常见到杨树。杨树大概到处都有,虽略有不同。所以我走在哪里,也都想不到杨树,也常将它们忽略。偶尔想起,最先记得的是杨辣子。杨辣子是趴在杨树叶上的毛毛虫,色如杨叶,很易被人忽视。一旦被碰到,便痒痛。我在新疆未见过这东西,但对这种痒痛记得真切。直至二十年后想起,还觉得痒痛残留在身体深处,不定什么时间冒出来。

杨辣子。这个虫,这个名真是贴

切。就像是杨树上的辣子,突然冒出来辣你一下。其实不然,这也是我最近才知道的,它应该是叫痒辣子。还有叫洋辣子的,这样叫,有什么道理呢?

我还是习惯叫杨辣子。听起来像个姑娘的名字。姑娘姓杨,名辣子。这应该是个泼辣的姑娘。在我们那里,将蛮横、不讲理、惹不得的女子,叫辣子。于是,有毕辣子,刘辣子,王辣子,据辣子,当然也有杨辣子。

学堂春困

三月春暖,容易春困,尤其是在学堂。

孔夫子的课一定是温和的。那节有名的公开课可能是在野外上的。旁边应该有大树,阳光温柔地照着,光斑跃动着,孔老师让大家各言其志。有人答,有人听,有人神游物外,有人在思索,还有人“铿尔”“铿尔”地鼓瑟。最后,这个鼓瑟的人站起来,说:“我多想暮春三月,春服既成时,与五六个好友,六七个少年,一起去沂河里洗洗澡,在舞台上吹吹风,一路高歌而回啊!”这样的阳光,这样的语调,这样的说话内容,多么让人春困。所以有一天,宰予同学睡着了。隔了两千五百年,我还能听见绵长的鼾声。

夫子生气了,拿起戒尺重重敲着讲台。宰予惶惶然站起,夫子看着他,痛心疾首道:“腐朽的木头怎么能雕刻啊!用脏土垒砌的墙面哪里还能贴瓷砖?对于宰予这样的人,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?”可以想象宰予面对夫子的一脸嫌弃,一定尴尬极了,此后可能再也没有昼寝过。要不后来他怎么能成为孔门十哲,且排名在子贡之前呢?“董老

师,董老师!”花朵同学一颠一颠地跑过来,问:“宰不就是杀吗?予不就是我吗?‘宰予昼寝’不就是杀了我也要白天睡觉吗?”面对如此强大的昼寝前辈,她似乎找到了昼寝的理论依据。

花朵是个可爱的孩子,性格开朗,乐观大方,无论得失成败,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一脸笑容,走路一蹦一跳的,上课爱走神,常在似睡似醒间。那天她对课堂内容又一窍不通,我问她是不是昼寝了,她挠头皮。我就夫子一般痛心疾首地问她为何一下课就醒了,一上课就不知是睡是醒。她不好意思地答道:“老师的声音太温和了,就像摇篮曲一样。下课就十分钟,哪里舍得睡觉呢?”

好吧,孩子,晚上早点睡,愿你也能成哲。

回头仔细想想,哪一个课堂上的孩子,没有春困的经历呢?“草堂春睡足,窗外日迟迟”,那是要在满腹经纶后才敢的呀!

同事告诉我,上初中时,班上的数学老师特别温和。每到春季下午课堂,他必然要偷得课堂片刻眠。我慕

然记起罗大佑的歌词:“黑板上老师的粉笔,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。”看着这几个字,就叫人想睡。

记得上初三时,教英语的是张慈迁老师。这是一位有着传奇经历的长者,学识丰厚,风趣幽默,课上得天花乱坠。那一天的午后第一节课,窗外春风和畅,深树鸟鸣,河中水流声时隐时现,油菜花香满室满腔。风摇着树影,摇着鸟鸣,摇着困倦的春光,我居然在精彩的课堂上灵魂出窍,酣然而眠。

我在一粒尖尖的痛中遽然醒来,宰予般惶然站起,却见一粒粉笔头,赫然在桌。课堂上响起了笑声。却听有同学谑道:“不料这厮居然使得一手好暗器!”课堂复哄然大笑,张老师也笑。下课后,同桌跟我说,张老师早就看到我睡着了,没有“吵”醒我,让我睡了有十分钟。现在想来,心头一片温柔,想起张老师的话:“学习不要计较一城一池得失。教育,首在育人品性和韵致。有品有韵的人,放在泥地里,也一样会开出花来。”我已经三十年没有见到他了,愿他依然安康。

◇ 尘世繁花 董改正专栏



董改正,男,1975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施湾村,现居安徽省铜陵。曾从事过销售、饮食、图书、教育等诸多职业,现为阅读班老师。爱好文学,主要从事散文写作,至今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。